

百合花文丛

钟铭文论

钟铭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钟 铭 文 论

钟 铭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合花文丛·钟铭文论/钟铭 著. -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5387-1769-2

I.百… II.钟… III.文艺评论-作品选-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 第 028610 号

百合花文丛·钟铭文论

作 者: 钟 铭

责任编辑: 邢云舟

责任校对: 邢云舟

装帧设计: 山 禾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浙江德清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43 千字

印 张: 5.7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 7-5387-1769-2/I·1674

定 价: 14.50 元



1989年在北京学习期间与著名文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在一起。



1990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与著名民俗学家、文艺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在一起。

序

接到冯旭文同志的《钟铭文论》，我十分欣慰。自古江浙一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学人辈出。新一代江浙学人也毫不逊色，他们乘风破浪，与时俱进。一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叱咤风云，大显身手，一方面在学术活动中继承传统，大力弘扬。这在冯旭文同志的身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旭文同志身在企业集团工作，在繁杂的事务活动中能见缝插针，牺牲业余时间对地方文艺、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凝结为一本文学论集，实为不易。这既与他学生时代的厚实功底有关，也是他一贯刻苦努力、勤于思考、勤于笔耕的结晶。

文学艺术研究常被人称作“无用之用”、“冷板凳工夫”，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中显得相对清冷。中国的许多学术对于经济往往不屑一顾，中国的许多经济对于学术往往嗤之以鼻。这种局面对于经济和学术或曰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无益处，甚至很可能造成两者的苍白和虚弱。在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下，学术研究和经济活动如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提高现代企业、现代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课题。冯旭文的努力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当经济活动与人文精神相映生辉、相互融合时，我们的生活就会现出更为健康的色彩！

特定的经济是特定文化的基础。特定区域的民俗文化又是特

定地方文艺的摇篮。旭文身处吴越,字里行间散发着吴越学子的清灵之气;他充分感受着浓烈的吴越文化氛围,对文学、民俗文化的敏感不亚于经商者对新的商机的敏捷反应。文艺民俗学是文艺学中的年轻分支,旭文在华东师大求学期间就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写作基本功。他对吴越地方风俗的认识以及风俗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认识比旁人更为到位,分析也比较透彻。他对地方作家作品的品评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在我看来,这本论集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地方特色。作者品评的对象主体主要是浙江大地上的现代作家,特别是当前活跃于湖州地区的一些中青年作家;作者品评的对象客体也多为反映地方生活画卷的或和吴越区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小说散文或诗歌;作者品评的大体重点是作品中的地方风俗或和地方风俗息息相关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旭文的努力对新时期的浙江文艺研究以至于中国文学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方面起到了向世人介绍区域文学成果、文学特征的作用,同时对年轻作家的创作也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中国当代文坛的五彩缤纷正是千姿百态的地方文艺争奇斗艳的结果。

二是过细的作品研读。文学评论的中心应围绕具体作品进行品评。当下的一些批评工作者常常周旋于各种理论之间,漠视眼前的文学实际,远离作品,结果使文学研究的“玄学”色彩增加,实用意义削弱。冯旭文的这本集子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紧扣作品,靠船下篙,有感而发。或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梳理,或作有条不紊的概括、总结。作者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潜心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不仅精神可嘉,也为日后的批评再上新台阶打下坚实的基础。从文学批评角度看,这种基本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必备条件,也是现在一些专业批评工作者所欠缺的。

三是批评方法的科学运用。作者的批评对象和批评重点决定了他所选择的批评方法。大多数篇章采用了文艺民俗学的视角。

浙江的地域文化色彩十分鲜明,区域的民俗民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很大。鲁迅、周作人、茅盾等现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受这一区域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民俗是人类生活中普遍而特殊的一种社会存在。它既是人类长期文化的积淀,也是现代人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基因。它既包含了文学作品的许多母题,也是今天许多文学实践的制控机制。旭文同志论集中,有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发生所作的探讨,也有从叙事学角度对故事类型所作的解析。由此可见作者的批评视野的开阔和对批评方法的运用的灵活。

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科学性。概念界定须明确,理论分析须中肯,论述步骤须严密。惟其如此,文学评论方能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也才有了一般的赏析文章所不及的境界。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于身兼繁重的事务性工作的旭文而言,也许勉为其难了。

学无止境,旭文同志年富力强,我相信他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事业征途上会做出更大、更辉煌的成绩!不能为序,姑以为序罢。

陈勤建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序

初为人序,实感于彼真诚相邀,亦感于与彼文气相通。

认识钟铭,最早缘于彼文《蚕桑乎,文化乎?》。文初载当地文学期刊《水乡文学》,我的《丝绸之府湖州与丝绸文化》一书之开篇《湖州蚕桑丝绸起源》,基本观点与之相吻,行文又得益于彼文。彼文文理一贯,文气畅达。将理性与深邃之见赋于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之中;将古籍艰涩、艰深的记载融会于地方历史,演绎得晓畅明白,气息贯通。

钟铭早年致力于民间文艺创作和民俗研究,是浙江省颇有影响的民间文艺家、民俗学家。90年代继又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成果颇丰。其文艺评论作品以气势取胜。其能置身于一定高度,冷静地对所评作品提纲挈领,又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进行全方位剖析,自始至终充满高屋建瓴之势。其笔锋犀利,所评所论精当而不失偏颇;文风严谨,所评所论又丝丝入扣;而行文则若游龙,起承转合轻松自如。这些,皆出于其颇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较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以及对所评作品的真切感受。所以,纵观其评论作品,无不充满真心的流露,洋溢如火的热情。

我对钟铭作品的如上赞誉,并非因为其对我几个作品的肯定,相反,我更责怪其对拙作批评的软弱。我真正感动的,是其评论深

化了我的作品。作者在作品中塑造人物,叙述故事,往往被感觉左右着,并不去追究为什么这样或那样。作品写了也就写了,发表了也就发表了。而好的中肯的评论,能让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正是基于此,我很感激钟铭。

也正因为此,当钟铭热情相邀为序时,我没有拒绝,而是欣然接过了这沓厚重的书稿。

钟铭的评论集收入文艺评论 20 篇。钟铭要我为之起书名。思虑良久,仍不得其善。便直截了当起一个了事,叫《钟铭文论》吧。钟铭听了亦认可。书名似乎起得大了点。曾有人为自己的文学评论集起名《××文集》,本不该指摘,却遭来一些非议。我对这种非议不以为然。凭什么“文集”之称一定是名家的专利?!一个作家对待自己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自信。连自信也没有,还出什么书,还搞什么写作!我为钟铭的评论集起名《钟铭文论》,一则确实因为文章之妙,二则主观上也想为作家,尤其是我们这些“无名”的作家找回一点自信。

总之,为友谊,为真情,为好文章,作此序。

嵇发根

于壬午年晚秋

目 录

序.....	陈勤建(1)
序.....	嵇发根(4)
论《无奈人生》的悲剧特征.....	(1)
《大濠二记》艺术特色三论	(12)
论历史小说《京城戒严》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当代意义	(23)
论《阴阳婚》中的民俗文化意蕴及由之营造的艺术特色	(33)
真山真水真情致	
——读余方德散文集《远方的风景》	(43)
群星灿烂南太湖	
——读《南太湖新世纪文学之星》	(48)
心存泾渭 针砭时弊	
——评中篇小说《月河殇》	(52)
鲁迅小说的悲剧成因及其叙事模式	(57)
论《龙蚕》原型在《春蚕》中的渗透	(68)
论民间文学的二度创作	(82)
论当代通俗文学的消费趋势	(95)
论民俗在现阶段群众文艺工作中的作用	(105)

“神话”:小说创作的潜在趋向	(119)
《织妇辞》的诗外功夫	(127)
《二拍》与风俗	(134)
论《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创作心理	(142)
蚕桑乎,文化乎?	(150)
浅析“湖州性格”的文化背景	(160)
湖州农具文化刍议	(167)
湖州“蚕花五圣”小考	(173)
后 记	(177)

论《无奈人生》的悲剧特征

作家讲究艺术直觉,批评家则注重审美判断。若要问我读了嵇发根的中篇小说《无奈人生》有什么印象?我会吐出一个字——“悲”。

《无奈人生》是嵇发根新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断层》中的篇什。^①一看题目,便知这是个悲剧故事,因为人生本已充满悲哀,更何况又加上一个“无奈”?读罢,果然。小说讲矿务局的助理工程师罗琪痴迷厕所文化,认为“凡寝食处附近必得有可供方便的所在”,否则“有悖自然规律”,中国思想家的老祖宗庄子也倡导“道在屎溺”,“这厕所就该受到重视”。为此,他针对矿区厕所脏、乱、差、少的问题提出了建议,要求改建矿区厕所。这本是一个群众拍手叫好的方案,可却得罪了局级领导,最后不得不辞职另谋生路。故事围绕厕所的改建方案展开,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尽情倾泻了主人公罗琪为建厕所几经沉浮的悲哀和多舛的命运。尽管小说在语义层面上没有给人以一种沉闷的感觉,甚至因文字的流利而读来有些畅快,但因其基调定格在“世界真大,有时真无奈”的悲剧氛围之中,所以仍充满悲怆的味

道。不由人想起了古希腊神话中推着石头上山,快到山顶又滚下来的西西弗斯和为偷天火而被缚在高加索悬崖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普罗米修斯。作者在塑造、刻画罗琪这个人物时有意无意地利用了神话原型意象和神话原型模式系统中的“悲剧叙述程式”,^②给作品增添了历史的凝重感和文化底蕴的厚重感,也使作品更具有了审美上的悲剧特征。

中国文学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悲剧,但观其大略,悲情的占绝大多数。从屈原对国家衰亡的浪漫主义悲叹,到杜甫对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批驳,从曹雪芹对社会重压下的人生进行悲剧性的描述,到鲁迅面对无声之中国的苍凉呐喊,无不重复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③的悲剧主题,响彻着作家们无奈又无奈的悲鸣。这是因为中国文学的基础理论是文以载道,讲究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从与嵇发根的简单交往中,我发觉他的为人处世走的是庄禅这一路。淡漠群意,心如古井。从社会的浑浑噩噩的人群中脱离出来,我行我素,在自然与质朴的山野之人中间表现自己的个性,保持着文人的另一气质:高雅清淡、自我陶冶心灵。这在他的《自序》“秉性孤洁”、“误会以宦海”诸语中可见一斑。然而,即使他的艺术创作真的走的是庄禅这一路,其价值取向,其出发点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④,热衷于投身社会。因为庄禅之道讲的虽是为无为,但这实际是一种谋生手段,事实上是为无为而无不为。世上能有几人能真正忘掉庸庸碌碌,但又极富魅力的政治社会?不是吗?发根不是也在《自序》中申明了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论语·学而》),我一介平凡,但在言情明志耳。愿以为始,再将余力敷取新篇。”我不惜笔墨大谈发根的为人处世之道,一是想说明,他的个性品行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走的是庄禅一路的自然主义派,但骨子里流着的却是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二是我在小说主人公罗琪的身上找到了发根的影子。发根的一句“误会以宦海”所放射出的苍凉韵味,足以和整

篇《无奈人生》的悲剧性相媲美。如果作者没有这种刻骨浸染的生活体验,罗琪这个悲剧人物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活的。三是小说的结尾以罗琪的被迫辞职为结束,这也与作者的为人处世之道有某种关联。如果作者走的不是庄禅这一路的自然主义派,那么,我想,故事的结尾不一定会以罗琪的辞职来结束;假如作者骨子里流着的不是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那么故事的结尾也不以罗琪掷地有声的“我不干了!检查么,对不起!”来圈上句号。这也是小说能突破中国古典悲剧传统模式,凭藉作者自身的学养得以升华,达到一种新的哲学高度的悲剧精神的原因所在。当我读到罗琪望着自己住处门楣上仿着鲁迅的字体写的“躲进小楼成一统”苦笑一下时,便已预感到了这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黑格尔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⑤这就是说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心灵的现实化和现实的心灵化一直是交错进行着。文艺创作所反映的现实不是现实世界的自然形态,而是心灵化的现实。^⑥《无奈人生》的故事纯属虚构,但因小说的“现实源泉”^⑦来自于作者生活、战斗过的生活敏感区,所以作者写来得心应手,能“用细腻的散文式的笔触,着重描述人物内心的细微心理活动”^⑧,读来不失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在读小说之前,我注意到了作者的《自序》。他说:“我做小说,向自以为是,至于何派何主义概不深究,亦与之无涉。生活给予体验,体验激发思想,遂付诸故事,表现于人物。”这充分说明作者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艺术感觉的。艺术感觉是一种包含着艺术内容和作家个性特点的想象感觉,主要体现在主体对感觉对象的情感介入和情绪体验上。它是一种既包含生活真实,同时又凝聚着作家对现实的感知、理解、想象与感情的心理复合体。是作家以整个心灵拥抱生活所流露出的精神分泌物。当作家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什么时,那颗活泼的心,决不会呆在感知圈内,他

会油然而生一种微妙的态度体验,并以以往经历中所沉积的思想、学识、才华、品行来探索人生。《无奈人生》正是作者这种态度体验的产物。正因为作者的感觉有明显的怪异性、非常性、奇特性和超常的深刻性,才有《无奈人生》的卓然成篇。

二

中国文学的悲剧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英雄人物遭到迫害而自甘沦丧。例如《水浒》中的宋江,招安后为宋王朝立下大功,宋王朝却要鸩死他;他不仅不起来反抗,反而心甘情愿地把兄弟们找来,同饮鸩酒。二是中国古代的悲剧一方面是苦、是悲,凄凄恻恻,但另一方面却又经常与喜剧性结合在一起,从而悲而不彻底。^⑨《无奈人生》中的主人公罗琪不是领袖群伦,迥拔众生的先知神人,也无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壮举,这不过是区区煤城矿务局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他却以巨人的雄伟气魄在芸芸众生、伧夫俗子之间高视阔步,不分场合地大谈他的“厕所文化”,不顾领导的反对大搞他的厕所改造方案,屡遭领导的责难而不气馁。从这方面来说,他是英雄!而且与古典式的悲剧英雄不同,不同的区别就在于他在高压之下仍有反叛精神,在遭打击后没有逆来顺受,自甘沦丧,而是选择了颇有意味的辞职,与心爱的姑娘韩雅琴喜结良缘并开了家装潢公司,重新扬起了生之风帆,走出了“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个兮心不绎”^⑩的空茫、惶惑、无奈。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起了质的飞跃。

在刻画罗琪这个悲剧人物的叙述语言上,作者也独具匠心。我们且看下面这段文字:

“回到宿舍,罗琪插上门,将自己疲惫的身子攢到床上。眼前尽是一张张畸形怪状的脸:赖副局长的胖圆脸上有个洞,从洞里爬出一条胖乎乎白兮兮的蛆。蛆掉下来落在面前热气腾腾的茶杯

里,小洞就喷射出中气十足的声音,在屋内回荡……孙助理白嫩的脸皮泛起血一样的红润,春风得意,仰天大笑。忽一阵狂风吹来,扭折了他的头颈,歪头死死盯牢赖副局长肥臀下的座……陈主任报复似地嘻笑,原先痛楚地抖动着泛着少女般红晕的宽展的脸,这会儿非常宁静。他将一块镌刻金字的大理石招牌挂到厕所墙上,上书“煤城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微笑着看一会,忽然手捂鼻子跑开:“妈的,真臭!”……冷副处长却悠闲地坐在雪白的抽水马桶上,入神地看着《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香烟缭绕,腾云驾雾犹如骑上玉麒麟,追着那个颦颦含笑的碧眼金发女郎。下班铃早已响过,天渐渐放黑,他正扯着衣襟欲盖住冷嗖嗖的屁股。猛地闯进冷太太,一把将他拎起,鼻梁上那副深度近视镜滑下来,哐地掉进马桶……”

这段变形、荒诞描写是罗琪的厕所改造方案在局办会议上遭到领导们的冷落后出现的,表现了当时罗琪极其复杂的心情。表面看来是违背常规和生活逻辑的,然而正是通过这一反常的描写,才充分体现了罗琪不可抑制的心灵激荡和内心深处的苦闷、愤慨、抗争!我敢说,作者没有特殊的艺术感觉是断然写不出这些绮丽的文字的。没有这段绮丽的文字,小说的艺术性肯定会逊色不少,罗琪这个人物的个性也就不会旗帜鲜明地凸现出来。正因为有了这段文字,我们才知道罗琪的身处逆境,进退维谷,才窥见领导者们高深莫测,又半露心机的心态。又为罗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所折服。罗琪这个人物也就有了西西弗斯、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精神。作者以极其震撼的悲怆交响了《无奈人生》的悲剧主题,这不啻是小说中的一个闪光点。假如作者没有特殊的艺术感觉,没有驾轻就熟的语言技巧,是很难达到这一艺术境界的。

在叙述方式上,为塑造好罗琪这个悲剧人物形象,作者运用了内视角,让主人公罗琪充当事件、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述者。叙事者本身又不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融化在情节之中。

人物内视角的运用需要建立在作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基础之上,作家缺少对描写对象的设身处地的想象本领,就不可能熟练地运用内视角。嵇发根的生活经历恰好使他有了这种想象本领。例如:

“和罗琪一块从厕所回来的一位胖领导,在走向餐桌时咕哝一句:‘哧,真远’。”

“恰好被罗琪听见。他鬼使神差地跟过去,指着楼梯口对那个胖领导说:‘这里可以添设一个厕所的,我都想好了,大小便都用……’那个胖领导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们投去惊恐的目光,冷冷的,迫使罗琪顿住。但罗琪不肯错过这个宣传机会,咳两声,又眉飞色舞地说下去,描绘这个厕所的式样和功能。任凭行政处王副处长、局办公室陈主任频频送去责备眼波,还是刹不住罗琪一张滔滔若悬河之嘴。”

这段描写之所以精彩,恰恰在于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感觉来写。紧紧抓住罗琪不分场合时时念他的厕所经,以致招来领导们的责备这一点,为小说《无奈人生》揭开了令人战栗的悲剧序幕。一方面非常有力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情绪、感觉和气质,另一方面也为塑造罗琪不服输的个性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和氛围。

在叙事形式上,为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地塑造罗琪这个悲剧英雄形象,作者还从主人公的“阴暗面”着力刻画。如他在对待陈钰、韩雅琴这两个漂亮姑娘与自己的爱情纠葛上,罗琪毕竟不是超脱尘寰、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一方面对美丽、善良,也有一点正义感的陈钰总心向往之,一面又与风姿绰约,温情脉脉的韩雅琴破镜重圆。在为陈主任的开怀大度,不记前嫌深深感动时,竟难以入眠,提笔凝思,吟得四句诗:“昔日话题多见笑,今番行动甚微毫。识荆蒙指周行路,借得春风试扶摇。”还补上“感敬陈主任炳坤吾师”、“晚生罗琪顿首拜上”的字样。并在翌日一早将之投入邮筒,觉得唯经邮路方显出真心和虔诚。在陈主任面前妥协了。作者这样写罗琪丝毫没有损伤罗琪的英雄形象。无情未必真英雄,这样